

距离「天子」最近的家族 有多传奇？



展览现场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何文涛 实习生 朱玺文 通讯员 海博宣

4月16日，“去天尺五——汉唐长安韦杜家族生活特展”在广州海事博物馆开幕。展览以图文及部分文物呈现，分为五大篇章，宛如五幕史诗，紧扣韦杜家族与时代脉络，生动再现历史瞬间。

唐代俗语有言：“城南韦杜，去天尺五”，意为韦、杜是距离“天子”最近的家族。汉唐时期，韦、杜家族枝繁叶茂，人才辈出，人们所熟知的杜甫、杜牧、韦应物等“大诗人”都出自此二家族。

本展由广州市黄埔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，广州海事博物馆、长安博物馆、铜川博物馆主办。展期将持续至2025年10月16日。

壹 开创“退休”制度先河的第一人

韦、杜均为古老姓氏，韦氏源于商代豕韦氏，杜氏源于西周杜伯。汉宣帝时，韦玄成、杜延年徙居杜陵，开启了两大家族居长安的历史。

展览重点讲述了韦、杜家族迁居长安的故事。汉宣帝时，韦、杜先祖奉诏迁至长安城南，开启家族新篇章。西汉时期，家族人才辈出，有父子宰相、儒学大师，推动家族阶层跃迁，家风与美德传承成为“名门望族”奠定根基。

走入展厅，映入眼帘的是唐代的鎏金鍍花铜尺。唐尺不仅有实用功能，更是一种礼器。唐代皇帝向大臣赐予尺子，是对大臣的一种勉励。如张九龄就被赐予尺子。汉宣帝时，韦氏和杜氏先祖奉诏迁居长安。“房谋杜断”的政治

美誉，《通典》《唐六典》的济世名著，在长盛千年的家族荣光里熠熠生辉。展览以图文形式讲述了韦贤的故事。他字长孺，是韦氏家族迁入长安的始祖，西汉本始三年（公元前71年）任丞相，地节三年（公元前67年）请求“乞骸骨”即退休，为日后官员“告老”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参照。

汉宣帝随即解除了他的丞相职位和相应的俸禄，任命了新的丞相，并且赐给韦贤“黄金百斤”等“养老金”。韦贤“乞骸骨”的先例开了之后，西汉、东汉不断完善、调整官员退休制度，逐渐建立起从规定退休年龄到规范化退休待遇在内的一系列制度。

贰 文治武功兼修推动国家大一统

汉时，韦、杜两大家族以读书治学、任官治民为主。到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，两大世家又涌现出了杜预、韦孝宽等名将，建立起赫赫战功。

公元546年，韦孝宽在玉壁城之战顽强抵抗东魏进攻，重塑对峙格局。南北朝时期，家族成员效力于关中政权，韦彧、韦瑒等在地方治理上推动民族融合。家族将领如韦彪、韦皋等身披“金甲”，守护边疆，推动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。

展览通过满墙的箭头、摇晃的旌旗和各式各样的军备，向观众展示了战争的惊险景象。此外还特意设计了“玉壁城之战”攻守棋，方便观众进行互动。

韦、杜家族从文治走向武功，军功延续了显赫的门第声望，跻身王朝核心统治层。三国

时期的名臣兼名将杜预在经学和军事上都有很高的造诣，被称为“杜武库”，是明代之前唯一一个同时进入了文庙和武庙的英才。他在灭吴的过程中所说的“今兵威已振，譬如破竹，数节之后，皆迎刃而解，无复著手处也”。乃是成语“势如破竹”的最早来源，至今已传颂千年。

与此同时，联姻也是韦、杜家族加强权势的手段之一。观众转过走廊，可以看到唐代女子的卧房。展览方多方考证，精心设计了完整的唐代婚嫁解说，还设置了互动环节，展出几位韦、杜家族成员的婚姻与人生轨迹，让游客自主选择。记者注意到，目前被选择最多的是韦让与汾阳公主的婚姻。无论顺境逆境，二人始终不离不弃。

叁 “帝室羽翼”推动唐朝走向繁荣

隋唐时期，韦、杜家族真正跻身帝国统治核心层，成为皇室的“飞鸿羽翼”。两大家族从政为官者如云，被誉为“海内冠冕”，或入朝堂参决机要，或赴地方理政安民，推动帝国走向繁荣。

杜如晦以“房谋杜断”著称，韦氏九大公房中多位成员担任宰相，如韦安石、韦贯之等流芳百世。而王婉仪和韦思谦弹劾权贵，亦展现了尚廉务俭、崇文重教的家族传统。现场设计了古代官职和现代职务对照表，为游客提供深入浅出的指引。

展览还以诙谐幽默的留言形式展现韦杜家族成员的生活。如唐代韦后的弟弟韦洵：“人生坎坷，但有一个做皇后的姐姐，就不一样，它会更坎坷。”还有功名成就，分属两个时代的杜预、杜佑二人的“梦幻联动”。杜预：“我努力一生，成就一生，我想一想，真想不到还有啥遗憾。”杜佑：“俺也一样。”

为一展盛唐气象，唐代天王俑、仕女俑等珍贵文物从长安博物馆“南迁”而来。天王俑穿戴盔甲，面部表情威严，双目圆睁，眉毛上扬，蓄有胡须。双臂握拳，姿态有力，一足踩于动物之上，凸显其威武霸气。而旁边的三彩胡人俑高鼻深目、发髻高耸、络腮胡须，身穿翻领窄袖胡服，生动写实，领口与袖口处的蓝色与主体黄色对比鲜明，极富冲击力。

胡人是唐三彩艺术中的经典题材，生动展示了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异域人物形象，反映了唐代中外交流的繁荣景象。杜甫《黄头二首》诗云：“铁马长鸣不知数，胡人高鼻动成群。”描写的正是胡人结队成群的场景。

肆 促进岭南的蜕变与发展



三彩胡人俑(唐)

在唐代这一繁华与战乱交织的时代背景下，韦、杜家族以诗歌歌赋为舟，探寻人生的起伏与意义。这是诗歌的黄金时代，韦、杜家族诗人以敏锐的观察和坚定的内心，创作出多姿多彩的诗作。

韦庄作为“花间派”词人，描绘着对自然与人生的热爱。而韦诞以书法著称，韦偃以绘画闻名，皆在追求高逸超然的意境。他们以敏锐的观察和坚定的内心，创作出沉郁顿挫、豪爽俊朗或恬淡高远的诗作，在逆境中书写悲歌，在田园中寻找宁静，用艺术抚慰人心。

而展览最后的“烟海岭南”章节，讲述了韦、杜家族成员在岭南留下的深刻足迹。

唐代，韦、杜家族任岭南节度使者达6人，其他任职者及与两家有关联者亦不乏其人，如元和年间的岭南节度使孔戣，其母、妻皆出自京兆韦氏。他们主政之时，广施仁政，轻徭薄赋，取海贸之利，使岭南出现地方安定的大好局面。

亦有家族成员因政治失意被贬岭南，如韦执谊，被贬崖州后，组织兴修水利，传播中原文化，其修建的水利工程岩塘陂、亭塘陂，201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韦、杜家族在岭南的活动，推动了岭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，促进了岭南的蜕变与发展。现场展出了一系列从汉到唐各时期的生活用具，再现其日常生活情境。

韦、杜家族，甲第兴盛，绵延千载。这是中国人重视家族传承与发展的生动案例，更是强调家国责任而结出的满园硕果。该展览不仅生动呈现汉唐时期关中世族文化，促进岭南地区与中原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，更是通过展览的形式，为黄埔文化传承与创新注入新活力。

据悉，此次展览也是广州海事博物馆首次尝试展览收费。展览期间，广州海事博物馆还将持续举办丰富多彩的配套教育活动，激发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，进一步推动文化繁荣发展。



展览现场

展品为西安市长安博物馆

抱憾激流岛

□尹广

一

一家人踏上新西兰的激流岛，纯属偶然。

那天，我们一家人到奥克兰的王子码头游玩。在码头的广告栏里查看地图时，我看到奥克兰东北部有个小岛屿，名叫Waiheke Island，距离有17.7公里。我不懂英文，儿子直译“怀赫科岛”。早已由“文学青年”变成“文学老年”的我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，听说奥克兰在新西兰一个叫什么激流岛的地方待过。身后竟传来一个中国人的声音：“您所指的地方就是激流岛。”

扭头一看，是位很阳光的中国小伙子，像是留学生。他热情地介绍，咱们中国人叫他那个岛为“激流岛”，就像“新西兰”也只是中国人的叫法。儿子给我解释，新西兰的英文音译应该是“纽西兰”，“新西兰”只是中国人将

“New”译成了“新”。他说就像网约车，当地人叫Uber，而在中国叫“优步”。我点着头，跟那位留学生小伙告别，然后决定前往激流岛一探。

二

踏上船，甲板在脚下微微晃动。船缓缓驶离码头，身后的陆地也渐渐远去，眼前是一片波光粼粼的碧海。海鸥在头顶盘旋鸣叫，它们身姿矫健，自如地穿梭在风与海之间。激流岛的轮廓逐渐在眼前清晰时，我看到郁郁葱葱的树木像绿色的云团般簇拥着那片土地。

上了激流岛，岛上几乎全是“洋人”，我没有看到顾城故居的标识。岛上的人对于顾城及顾城故居也没有什么概念，我们去问路，有的摇头，有的露出迷茫的表情。我感觉顾城故居的痕迹似乎已被岁月悄悄抹去了。我只能站在海边，在想象

中勾勒着顾城故居的模样：那或许是一座宁静的小院，有着白色的篱笆和爬满藤萝的墙壁。顾城在那里写下那些充满奇幻与纯真的诗歌。他的诗歌，如同一股清泉，曾经启迪过我的认知、滋润过我的心灵。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/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“小巷/又弯又长/没有门/没有窗/我拿把旧钥匙/敲着厚厚的墙”……这些曾经无比熟悉的诗句。

我们不甘心，沿着曲折的山道前行，一路打听，却始终未能找到那传说中的故居。我由感慨万千。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，短暂的一生如同一颗璀璨却又迅速陨落的流星，在中国文学天空留下一道深刻的印记，也在异国他乡激流岛上划出一道遭人诟病的伤痕。但如今，那些爱恨情仇，都已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深埋在这座小岛上，消失在时空之外。

三

上岛前，我曾想在激流岛上住一晚，一是想在这个从没来过的岛上好好体验一番，二是想有较充足的时间寻找顾城的故居。儿子通过手机网络找了一家民宿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我们一直未找到这家民宿所在的位置。激流岛的天气，就像猴子在树间跳跃，忽晴忽雨。刚才还是晴空万里，忽然雨如断线的珠子。幸好我们都穿着冲锋衣，一路跑进一家外形疑似小商店的房子门口的小棚子下躲雨。透过门窗玻璃，我看见屋子里摆着沙发和茶几，墙面上挂满了照片。我敲门，试图询问可住宿的地方，可里面没有任何反应。

雨势小了些，我们决定继续边走边找，但仍是“行人无踪迹，唯有风声急”。天公不作美，影响了我们的心情。

一直在用手机儿子发现电池格显示红色，我们赶紧返回码头充电。充电时，儿子告诉我，他已经取消了那家找不到的民宿，联系上了岛上另一家小酒店。我像一匹饿极了已没有食欲的人，不想再住在这里了，正好看到还有最后一班返回的轮船，我决定打道回府。

坐上返回奥克兰王子港的轮船时，激流岛上已雨过天晴，我竟看到满天的晚霞，如同画家手中不经意调出的调色盘，倾泻出无尽的思绪。远远望去，激流岛的风光依旧旖旎。船舷上海风太劲，我不敢久待，默默离开了船舱。海风也吹走了我的一些不快：有遗憾或许也是一种美。

能否看到真正的故居已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顾城留下的那些优美、经典的诗歌一直飘荡在我心中，还有他令人唏嘘的人生故事，也曾带给我沉思。

母亲的目光

□谢文杰

记忆里，母亲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最让我难忘的是她注视着我的目光。

小时候，家里生活艰苦，母亲操持家务不易。她有一只手有些长期疼痛的疾病，但无论上山摘茶还是拾菌子，或者做些别的农活，她那双从未停止过劳作的手，总记得，不管多难，每年除夕之夜，她都要让我们姐弟三人穿上崭新的衣服过年。因为按当地人的习俗，穿上新衣服就意味着来年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但我们这身新衣服来之不易，所以每次我们三人穿上新衣服时，我都分明能感受到母亲投来的目光格外明亮，那里面有欣喜、欣慰，还有对艰辛生活的种种回望。

慢慢地，我长大了。18岁那年，我穿上了军装，是父母一起把我送到当地县人民武装部去的。父亲临别时流下了眼泪。我知道，父亲的亲哥哥当年参加抗美援朝，后因牺牲在前线，未能与家人见到最后一面，当父亲看到我参军入伍时，心中难免想起往事，再加上当时他身体一直不好，总为我的离开而感到难过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母亲却一滴泪也没有流。她看着穿上绿军装的我，目光里满是坚定与期待，她对我说：“穷人的儿子当兵！”然后一直微笑着把我送上了扎着大红花的大巴车。

我没有让母亲失望，到部队之后，除了部队的训练从不落下，还坚持自学。我把自学的书页一页一页撕开，装在训练服里，在训练课间休息时就去找班长请假，溜到一边去背书页里的内容或者背诵提前准备好的理论题；有时部队组织看电影，我也会把机会让给连队值班的战友，自己躲在营房里继续看书学习；周末更是我自学的最佳时间，我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学习要求。到快要退伍的那年，在组织和首长关心下，我以324分（总分400分）的成绩考上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院。那年回家探亲，当我把好消息告诉家里人，我又看到了母亲欣喜、欣慰的目光。

我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，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系列长篇小说《岁月三部曲》。当小说的第一部《蓝色利箭》在金城出版社出版后，我送了一本书给母亲。母亲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我的小说，她拉着我的手，眼中含着泪水，说：“我小时候看过《红楼梦》，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能写这么好的长篇小说。”我不禁在她赞赏的目光里跟她一起流下了自豪的泪水。

母亲因为辛劳一生，最后患上重病，在她弥留之际，我守在她的身边，只见她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，说：“孩子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要记得多做好事！”说完，竟就此离我而去了。我永远都记得母亲最后那种期待的目光，它一直激励着我努力生活、认真做人。值此清明，怀念我的母亲。

满阶红云看木棉

□贺得胜

一道道破口，也全然不顾。

林老师发现我们的“恶行”后，并没有严厉斥责。他一边没收我们的“赃物”，一边耐心地念叨：“花萼可以泡茶，花瓣能熬粥，花蕊晒干还能入药呢。”说完，他转身从屋里拿出一瓶糖渍花瓣，塞到我们手里。阿坤舔着玻璃瓶，脸上露出满足的傻笑：“比小卖部的果冻还甜！”

多年后，阿坤如愿考上了中医药大学。去年他还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，背面印着“木棉，又名英雄树”。阿坤离开的那天，木棉絮如雪花般飘满校园。林老师独自坐在空荡荡的轮椅旁，缝着最后一只枕套。他的眼神专注而哀伤，手指被针扎出了血珠，似乎也丝毫没有察觉。我上前帮他穿针线，不经意间瞥见枕套里夹杂着几缕白发。林老师突然扯断线头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阿英说木棉絮太轻，压不住噩梦。现在好了，她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，一切都轻飘飘的了。”

我参加毕业典礼那天，林老师送给我一个装满棉絮的铁盒。他拍了拍

我的肩膀，叮嘱道：“带去大学宿舍，比化纤枕头透气。”我打开铁盒，发现盒底躺着几粒黑亮的木棉籽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五月播种，七年成树。”然而，北方的暖气房没能给木棉籽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，它们最终没能发芽，只剩下枕套里的棉絮在时光侵蚀下日渐发黄。

十年后，我们回到母校参加同学会。校外，那株熟悉的木棉树已不见踪影。保安指着新建的体育馆，解释道：“嫌飞絮烦人，就做了地板。”阿坤醉醺醺地掏出一把干花，感慨道：“这可是当年偷藏的，现在都成文物了。”

我们来到养老院看望林老师。他正对着电视里的《动物世界》讲课：“同学们看，这只蜂鸟的喙，刚好适合木棉花的结构……”护士轻声告诉我们，老人已经认不出人了，可每到五月，他总会翻出那些旧纱袋，一遍又一遍地缝补。

窗外，新栽的紫荆花正开得浓艳，却再也没有听到木棉花重重砸向大地



墙外 小米摄

的声响。
今晨，雨过天晴。我带着女儿来到郊野公园认树。新栽的木棉苗刚及腰高，标牌上写着“英雄树，五月开花”。女儿突然指着天空，兴奋地

喊道：“爸爸，看！有人在放风筝！”我抬头望去，几朵木棉正乘着上升的气流盘旋飞舞，恍惚间，它们仿佛是当年坠落的信笺，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。